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九目錄 內編

殉難

前言

何孟春 二則

李孟陽

王慎中

彭時濟

往行

廖永安

朱顯忠

孫炎

王愷

胡琛

李清七

于光

丁普郎

濮真

張子明

花雲

韓成

許瓊

危素 黃學

桑哥失里 王可 阿失不花

濮英

吳雲 朋

王翰

王綱

吳得 井手

龔泰

梅殷

鄭華

張皂旗

卷之十九

暴昭

楊本

顏環

唐子清

黃謙

韓永

黃鉞

鄭恕

徐輝祖

林嘉猷

周琮

劉雋

陳錡

陳仕淵

何忠

崔聚

李任

陳洽

劉子輔

馮學明

萬政

王清

鄧顯

張敏

胡信

熊尚初

張瑛

呂鏞

高墨

曹鼎

張益

鄧榮

韓青

王清

張塘

羅如壙

宋欽

于謙

陶成

毛吉

梁致育

葉禎

寇深

吳瑾

毛忠

孫

范琛

王佐

蔣璣

吳景

唐天恩

黃健

梅本

區瑞

孫璽

周憲

李情

段豸

馮禎

霍恩

宋以方

孫燧

并述二則

馬思聰

黃宏

郁采

汪一中

時植

孫鏜

張世忠

王邦直

卷五

柳之文

王相

王佚

錢鐔

宗禮

錢泮

石繼芳

謝君錫

杜槐

楊照

宋鰲

奚世亮

蕭承命

黃釧

李允簡

卷之十九

目錄

二

張澤

胡守約

節婦

劉球

曹景

汪一中

楊繼盛妻

沈鍊妻

義烈

前言

往行

趙烈士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九 內編

嶺南張 萱孟奇甫 輯

殉難

前言

何孟春曰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爲崇死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爲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非烟而非烟爲象死妾婦有情遞相感激能以死自見如此第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失身於胡可惜也春茲書之用激世之爲男子不知義者

又曰馬援爲孟冀言匈奴烏桓擾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金完顏安國曰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爲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李夢陽曰道莫大于忠忠莫先于節節莫貴于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夫以身殉國志也之死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曰禮有之矣君死社稷卿大夫死守職吏死封疆帥死戰陳故戰陳不死是謂弗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不死是謂弗節社稷不死是謂弗忠禮有之矣何也中者正謂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禮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守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利而不見義于是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耻矣無耻則不勇於是覲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鯨威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哉

王慎中曰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于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于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

則身及于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議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關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于議卒蒙其難至于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于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於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

彭公時濟曰夫忠道之經也祀國之典也翊運開國則祀篤棐格天則祀稽謀定策則祀戮力要害以保邦永命則祀居庸肘掖京畿要害地也正統之季居庸遏保乎保宮都御史羅公通也祀之祀功也民之彝也而典之秩也歲歷百禩圯于丁酉御史彭君時濟按而弔焉曰是風之紀也修之戊戌歲部泯舉媿媿若妥先靈而尸祝之爾如英廟駕留



沙漠虜騎橫邊鎮騷潰居庸界宣大獨石廷議以分守公時在謫起職  
方員外郎尋擢郎中拜副都御史公協將裨調士馬砌扼塞濬濠溝固  
墩堡斂糧糗勤哨瞭簡器械恤焚獨募驚悍邊備甫定虜衆至攻圍關  
內外公矢曰此身與城共存亡也守將陰通虜開門爲內應公覺收斬  
之虜駭退明日攻圍益急城罅石乾裂不可守天寒又莫之措公計灌  
水石罅城冰堅乃選精銳棄城應敵老弱婦人運水溜城下凍滑不得  
近又明日忽開門衝圍大戰三俘斬甚衆虜懼轉寇紫荆擁駕直攻京  
城公聞報以五千騎夜馳京城至則遇賊紫荆戰敗而又戰于蒲城羊  
山五郎河連敗之明年令督兵二萬往鎮懷來追逐虜出長安嶺外中  
外悉定史經曰番番哉公也臨危奮起而忠見相機制變而籌定蹇身  
嗜難而烈昭懷夷安夏而功立全城活衆而澤流何也時天地晦冥忠  
義挺然獨立內禦外戰惟于公謙及公二人也二人氣不相下而實相  
濟猶之腰膂強而腹心無虞也故人謂公宣力四方類光弼而赴難長  
安則李晟也効死孤城等睢陽而長城之壯其晉陽乎然嘗聞之社稷

重也君父尊也重重而尊尊義之全也天眷我明世當全盛大豕之突特偶然爾有功如韓岳長驅犂戎羈頸獻誠其大公也竟不付公以問罪之師何哉則是公遺忠也嗚呼公往矣整師靖邊時則及矣安得忠勇與之長大慮哉御史彭君澤表之樹風振紀可以觀矣

### 往行

廖永安字彥敬巢縣人元末乙未歲從太祖于和州戊戌以功爲同知樞密院與徐達邵榮復宜興旣拔其城復率舟師擊張士誠衆於太湖乘勝深入從軍不繼俄水淺舟膠與戰不利遂爲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後徐達援常州士誠弟來戰達遣王玉擊敗擒士誠上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今擒之張氏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求和好士德母痛之議歸永安以易上不從士德死竟不獲歸甲辰十月上念永安陷於強敵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夫柱國中書省平章事封楚國公賜誥丙午七月丁未卒於姑蘇年四十七

朱顯忠泰州如皋人吳元年授濠梁衛指揮僉事嘗從傅友德克交州

遂留守之至是世貞誘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却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貞攻圍益急顯忠悉兵出東門拒戰而世貞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能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交州東門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

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入上旣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敕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巢穴獫狁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心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貳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勇健者練爲兵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間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里

卷之十九

外亦皆縮氣喪胆民賴之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才能者方見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鉤至一二入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敢私受封還之列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榩基乃深歛嘆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囚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終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爆鴈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舉酒卮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大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其年

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及洪武元年上半年上卽皇帝位  
念宣勞之臣憫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

王公愷嘗爲左司郎中從胡公大海鎮婺州先是苗獠軍來降胡公分  
其衆萬餘戍婺州軍衆等相挺爲亂胡公被害公亦及于難當難作苗  
師時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  
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  
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春二月七日也享  
年四十有六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爲之嗟悼良久親爲文祭之及返  
柩金陵上復率羣臣往城南致奠

胡縉雲琛總制處州日福建陳友定擾邊公奉命征之遂取建之浦城  
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  
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塞柵友定大懼帥銳卒亟圍我營  
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友定旣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天子仁聖  
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具援寶融歸漢故事撼之友定初無殺公意

會元使至督逼之遂遇害于福建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二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卽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

李清七斫水人居黎山與弟清八俱以義烈聞會妖人徐壽輝嘯聚羅田凡鄉之才識者皆僞授官爵清七兄弟以爲耻檄命交至皆不就遂死之

于光字大用都昌人元末爲徐壽輝大帥高皇帝起光以浮梁降授樞密院判官歷官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嘗奉魏公命戍鞏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敗走之敵兵不敢東向遂合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君呼曰我不幸被執誓死不辱國爾輩受國厚恩當堅守以俟大軍之至勿爲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被害

丁普郎初爲陳友諒將守小孤辛丑八月王師征友諒次小孤普郎迎

降用爲將從征有功授行樞密院同知七月己丑與友諒戰死身被十餘瘡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身不仆贈濟陽公

濮眞鳳陽人國初從舉義洪武初官都督僉事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王詰之曰汝無故而加兵吾境亦有說乎眞曰我主上神文聖武撫有華夷一視同仁爾國叛服不常主上怒其欺肆不忍卽加征伐數遣諭意爾不奉若上旨故始命將聲討豈爲無故能悔過效順庶幾轉禍爲福王愛其驍勇徐曰吾欲用爾爲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眞厲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眞乃罵曰夷虜爾害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卽剖心以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眞不虞眞之死也眞死王大懼遣人入朝謝罪併歸眞從行兵上曰濮眞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贈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眞子璵生甫數月卽襁褓中封西涼侯

張子明者嘗爲靖江王文正千戶陳友諒圍南昌至六月援兵不至文



正遣子明告急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降友諒緩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城下投之子明從水關潛出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若何對曰彼兵雖盛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破上謂子明汝歸語文正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被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大軍旦夕至諸軍宜固守以待友諒殺子明

花雲懷遠人歲癸巳杖劍謁高皇帝於濠上僞漢王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時公判行樞密院率麾下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入城中乏食公士馬餽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忿罵賊不少變至死聲猶壯夫人郤氏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旦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擒夫人赴

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啗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就舟渡江遇偵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明年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責兒於懷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卽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己未合塋上元縣五十里之水橋

韓成虹縣人壬辰從高皇帝舉義僞漢陳友諒舉所有兵號六十萬圍南昌急成從上親征大戰於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酣戰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上方設奇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後友諒

敗死上還建康謂中書省臣曰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朕與陳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死敵朕念之不忘爾中書其議所以崇報之禮贈高陽郡侯建忠臣祠康郎山命有司歲時祭之

許瓊饒之樂平人讀書聰明強記至正中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人未有知之者歲戊戌上駐兵婺州瓊以儒士進謁授博士留參謀議命爲太平知府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判樞密院花雲與瓊等以兵三千拒戰友諒攻城三日不下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板堞而登城遂陷瓊被執罵不屈死之上嘉其忠追贈高陽郡侯

危太僕素黃殷士嘑皆撫之金溪人少同學問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仕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等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而喪節黃投君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爲獻歎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黃曰史有□氏兄弟皆死

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餞使家人歌舞爲歡環守至日昃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而出之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斂僧梓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兩人墓碑皆宋景濂氏銘之危初爲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言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景濂乃謂元史之存乃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成而無直筆其得免于君子之譏乎若黃乃真無愧于青史者僧梓拯危何如殯黃之爲義乎景濂作太僕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

洪武元年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元行省平章李思齊張思道等遁去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兵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下死左丞相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巡檢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獨不能盡節遂俱投崖下死

洪武二十年濮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

驚潰者皆鼠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于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蘆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都督僉事至是沒于虜上聞之驚悼特贈金山侯諡忠襄

王翰夏縣人洪武初以明經薦初爲本縣訓導歷鄆陵教授周王府教授入爲編修調廉州府教授倭寇攻城翰率生徒抗敵冒刃而死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字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交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也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故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眞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大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

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四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益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首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簞衣惡食終其身不仕性常之沒彥達時年十六云

吳得龍里守禦千戶井孚副鎮撫也洪武三十年一日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攻龍里得與孚議守城計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援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

如此徒守無益卽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伺其怠擊之得曰賊破頃刻何伺之有若城不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何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大節能兩全者古人所難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指揮僉事孚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龔泰字叔安以字行義烏人洪武丙子鄉選初除授戶科試給事中歷都給事中居南京歲壬午六月太宗師渡江君與其配傅訣曰時事至此我自分死矣爾第齎勅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也言未旣火起內廷君馳赴之道爲兵所執見上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盡釋之君亦釋迺遂投水以死實是月十三日也

梅殷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尙寧感公主爲駙馬都尉深沈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公嘗受密命輔建文君靖難兵起公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假道公割使人耳鼻口授詞

答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過淮安乃渡泗水  
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卽帝位公尙擁重兵淮上遣公主招公公主嚙  
指血爲書付李中使至公得書慟哭問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公曰  
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  
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公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  
氏朋邪詛說幾得罪明年冬入朝爲縫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  
公死簞橋下曦又誣公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  
對曰此上命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諡公榮  
定殷嘗攝山東學政蓋才兼文武云初公主謂上果殺殷牽衣大哭問  
駙馬安在上笑曰爲主蹤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  
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  
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  
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  
主書言與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避禍公主亦不答高皇二女



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

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註誤謫東平州吏目或曰判官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攜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盡棄城走華獨使吏民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之時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靖難兵起有張皂旗者以都指揮充偏將力舉千斤每遇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屢有俘馘至是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革除二年暴昭以刑部尚書充採訪使至北平知有變亟歸言於朝靖難師入京執之不屈上怒命先去其齒次斷手足次斷頭而死

揚本河南中牟人或曰浙江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于遁法建文初募才略士本應募試兵部投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

兵及登臺見水森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道也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交北兵披靡不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李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熟乃爲他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喪軍馬三十萬于燕地皇上憐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皇上乃回京師命大教習操練軍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臣下乞假臣爲大總用一能官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塗炭奠宗社于泰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不屈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索本殺之文皇大怒以本有才略且欲用之也

卷之十九

列傳

顏環字伯瑋廬陵人洪武己卯以薦爲沛縣令建文四年正月靖難北兵駐沙河二十二日來攻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伯瑋呼弟珏暨次子有爲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環旣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爲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無徒雖死心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漏下二鼓報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具冠帶升堂南望拜雉經死子有爲自經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人知伯瑋父子屍已爲胡先埋瘞

唐子清沛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顏伯瑋令沛專調兵食一切選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曰吾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

黃謙不知何許人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戢下知縣顏伯瑋禮遇之益

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感顏知己願與同死死之

韓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浮山人建文間爲兵科給事中永豐軀幹美須髯音吐弘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喜之壬午六月北師克都城永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同以奸黨逮至欲官之永對曰吾王蠲耳奚以官爲不屈死之時同約死者三十五人惟黃福尹昌隆以歸命居官如故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卽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監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潑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答曰苦無書讀過目不能忘也潑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卽從潑入舟

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浚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浚大喜曰吾插案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浚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遠郊以畢儒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輟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毋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者身病不可遣行卽行不足以應詔居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而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以外艱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

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于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卽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步抵其舍鉞從靈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人至欲割雞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在殯請營葬畢乃可趨命旣而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性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日每求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善款服已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

食已而七月十一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而哭之曰  
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  
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  
出捕善黨縱橫郡邑中且訛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友人楊福獨具  
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  
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  
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  
草孤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府聘爲昌國州訓導陞蕭縣令建文四  
年靖難諸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  
濂湜姪溫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常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  
遂往就戮蓋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徐輝祖初名允恭父曰中山武寧王文皇帝爲燕王時入臨稱疾不拜  
王屬尊而功高有武略擁強兵朝議憚之會王歸而留次子高陽王待

命於邸欲藉公爲耳目公謝絕之高陽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燕王卽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晨白之於上及靖難兵起公一意扞圉時曹公與歷城侯相繼敗燕師日進矣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公爲內應公確然不撓乃改餌公叔弟及師攻金川門公猶與常閭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京師悉爲燕公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于是鉅之私第尋逮下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時僅四十餘王姊爲仁孝皇后竟晏駕不敢爲公請久之上追思后不已且念中山王功大召公子欽予故公封還其舊所削祿及廬產蓋百八十年至萬曆悉錄爲建文君死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公居首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願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薦修高廟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陝西按察僉事當被詔入燕邸得其隱知二郡王素傾



世子以告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問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京死之

周琮字仲方崇陽人洪武癸酉以太學生擢試刑部郎中歷陝西左參政先以浙江參政調河南未幾調陝西己丑冬奉命偕戶部侍郎左獻總軍餉於邊事竣還遇寇與敵死之實永樂庚寅三月二十五也時年四十有八

劉儁江陵人父從政一日夢天降赤幟上書儁字是夕公生會鄉先生命名符於夢人以爲異公幼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蔚然既壯志益堅平居言不出口遇事剖決有道人稱公輔之器洪武乙丑登進士屢陞兵部尚書永樂丙戌日南千紀擇廷臣有文武全材者總督軍務公受命運籌策夜以繼日師壓賊境罔不克捷凱旋上深嘉之未幾餘孽嘯聚復爲邊患朝廷以公威望夙著夷賊攸服仍遣與大將軍黔國公沐英往勦之公曰此行吾當以死報國抵化州親冒矢石所至

輒有奇效一日至大安海口遇颶風大作揚沙走石莫辨南北進退無據公長吁曰天乎夷賊背天我實奉天遭時如此豈天未欲邊民平治也耶且戰且行後軍弗前勢孤援絕遂陷賊中賊挑之曰若順我共享富貴保全爾生公厲聲大罵逆賊弗恭殘虐我百姓擾害我邊疆我前奉命討不肆誅戮撫安而還豈我兵威不振耶特彰聖天子好生之德不料爾惡罔悛復勞天討今日之危氣數耳戲使之揖公復罵曰堂堂天朝衣冠大臣豈屈爾腥膻犬羊之下乎劉尙書雖死天下豈無劉尙書乎王師復至爾輩死無遺類口誦杜甫題諸葛亮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遇害事聞上悼慟不已命以衣冠歸葬賻祭甚厚皇太子諸王皆遣祭公卿各爲詩輓之仁宗卽位遣官御祭誥贈榮祿大夫柱國少傅諡愍節官其子奎給事中

陳錡字器之福寧州人領鄉薦拜監察御史永樂間監軍甘肅號令嚴明軍民戴之虜寇猖獗錡奮然勒兵拒戰數日力不足被執錡厲聲罵賊不屈虜怒殺之事聞上爲之流涕曰陳御史忠臣也

陳仕淵紹興人永樂間爲尤溪巡檢剛毅有膂力邑民吳十師寇德化諸縣仕淵與耆老葉文慎等協謀率衆捕之十師就戮餘黨復起勢張甚官兵不敢進淵遂戰于羅畚場死焉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幼聰明有志永樂初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以言事遷交趾政平知州洪熙初黎賊餘孽復熾時有寧橋之敗賊乘勝寇邊逼交趾城人心惶懼公謂藩鎮諸公曰賊勢若此吾輩出天朝萬里坐受困辱何時獲解盍遣一才智者潛行請師殄此醜夷如泰山壓卵耳成山侯王通詭謀與賊和爲書遣山壽家人遺賊謂朝廷宥其罪賊果信引兵退先是密遣人奏事俱被賊遮留至是賊以朝廷宥罪遣頭目陳渭老等奉表謝恩通遂遣公及千戶桂勝託以奏還地方與渭老同入朝且曰城中文武衆職才智膽略皆無出足下右者今茲行非足下不可公慨然應命乃與知縣張某夜縋出城步走三百餘里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公遂爲賊伏兵所執搜其裝得請師奏章縛之公謂張曰吾二人至賊營必死矣張泣曰公何以處我公曰吾一屈膝則辱

天朝衣冠萬世耻矣爾若同難徒碎身賊手何益國家爾莫若從權暫  
屈於賊賊必不殺汝得間歸語諸公知之速爲請師以殄渠醜則國家  
之仇耻可雪而子亦非苟生者矣乃口占一律曰萬里邊城受困時腹  
中懷奏請王師紅塵末路關山遠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  
生歸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共天戈殄叛夷謂張曰爾尙記  
此遂至賊營賊首喜曰此何知州也聞名久矣乃延于上坐舉酒酌公  
曰公能相我當與共享富貴公大怒唾地詈曰臊狗奴是何言也曩者  
爾賊悖逆殘虐無辜我聖明伐罪弔民設藩鎮臬司掌治爾邦政令置  
郡邑立學校撫教爾邦夷民俾爾等安其耕鑿遂其仰事俯育之願知  
夫綱常倫理革其舊染汚俗爲吾華夏良民一視同仁之恩至矣爾曹  
不思報效朝廷反造逆天之罪指日六師一臨爾曹皆爲齑粉矣尙有  
富貴之樂哉賊首歎曰姑息怒飲酒公厲聲呼曰吾爲進士嘗宴飲瓊  
林豈食汝大蕘之食乎奪杯擲之正中虜面血流盈頤賊衆大呼公遂  
遇害時宣德三年五月事聞宣廟深悼之勅禮部致祭旌表其門諡曰

忠節贈廣西南寧府同知公論猶不滿公性嚴明有大志嘗謂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人做愍節劉公沒時公輓詩有哲人先逝不勝愁之句識者已覘其志爲進士時喪妻守義竟不娶士尤難之

崔聚定遠人初從文皇帝以功歷官都督僉事洪熙元年同柳升等征交趾升死衆敗聚斂兵復戰力不能支爲賊所獲強聚諭衆降衆不屈賊百計強聚降終不屈賊遂殺之

李任字金革永康人洪武中襲父爵爲燕山右軍指揮僉事從太宗皇帝起兵靖難以功累升遼東都司郡指揮同知鎮守彰德宣德元年從征叛賊黎利守昌江賊旣獲都督蔡福逼令福至昌江城下呼任等速降任於城上罵福曰汝爲大臣不能殺賊反爲賊用狗彘不若用銃擊之賊懼擁福去賊以昌江爲官軍出入咽喉之地大集兵衆用烏龜笆呂公車雲梯來攻任與顧福等留老幼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燒其攻具賊又築壘射城中任福夜出襲破賊營賊掘地洞欲潛入城任開橫溝用將軍石擊之入者輒死城中士卒初有二千餘人前後三十餘

戰至是死亡過半賊益兵衆攻圍日急相拒凡九閱月餘人力疲困芻糧匱乏而賊益衆以雲梯登城奪其門福任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衆益兵而攻任與福不能支皆自刎死時宣德三年五月也內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民婦女不受屈辱自死者數千

宣德元年黎利叛城山侯王通帥師討賊陳公洽以兵部尚書仍參贊焉是冬十一月八日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強弱且陳方略通弗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良久洽奮馬突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而了無怖色旣而墜馬左右爭扶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之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我豈偷生忍耻者耶左右皆潰散洽持戈直前手格殺數人大罵洽自刎而死賊相視駭嘆事聞贈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樞爲給事中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安謹行儉約如布衣時

卷之十九

而用法公平嘗爲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艱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宣德元年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効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鬪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義不可死賊手卽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參政遣官賜復其家時城守之將如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益多死社者子輔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

馮學明保昌人宣德中以貢入太學授工部主事歷禮部精繕郎中正統十四年扈征北虜陣亂六軍從臣多南奔時鄉人鄧力士者在陣中謀與同歸學明曰君辱臣死將安之乎遂陷于陣後錄功廕子瑤爲國子生

正統四年沐晟汰昂師次潞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

初思任未叛時刁寶玉嘗遣詣晟晟兒子蓄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萬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汪上汪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正統間王清總督廣東軍務廣賊黃蕭養劫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少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東城中大書詩云兩捧天香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口遂遇害



卷之十九

鄧顥字伯昂樂昌人□□□□進士初爲廣信永豐知州括寇起犯廣信界公率民丁拒之於其縣境高洲接戰十數衆寡不敵爲賊所執罵不絕聲而死時正統戊辰事聞朝命贈公光祿少卿給布六十端米三十石後又用言者特賜諡恭毅命有司祠於鄉郡及所治公死之日雷雨大作賊大懼置公屍歸高洲巡檢司明日邑人始舁歸棺斂於邑之城隍廟

張敏徐州人正統間主簿尤溪蒞政勤廉存心忠厚沙寇羅丕犯縣率衆禦之或告以賊勢猖獗敏曰吾受命蒞諸土忍不救民患乎吾盡吾職雖死無憾倡勇先驅賊據險交戰兵少力憊遂死焉民痛惜之

胡信廬陵人正統十二年由南曹郎出守石阡民依爲父十三年蜀後洞黑苗脅清水江苗魁首僞號剗平王郡醜亦僞金龍金虎之稱匪苗嘯聚始而剽村掠寨繼而越境攻城首陷平越黃平白泥金人莫逃生道路梗塞越旬渡江臨城公堅守不動已賊入城公罵不絕口遂被害各寨人民奔竄執戮以掠益以草塘賊屠戮其殘民府治遂爲荒邱墳

衣生曰胡公死於官義也亦分也郡志載其妻弟厲聲叱賊與公同死亦烈丈夫哉惜當時執政無有聞於朝者而胡公死事遂泯泯嗟乎吾鄉多節義無論文山卽曾公如驥守寶慶劉公子輔守諒江矢與城相存亡胡公守石阡固亦聞寶慶諒江而興者耶

正統十三年福建賊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州知府熊尙初逆戰於五陵陂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張瑛正統十四年以左參政掌建寧府事鄧茂七寇建寧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而亡

呂鏞歙水人以舉人授萬安縣教諭遷宜陽令調清流時賊鄧茂七來寇邑亡城廓鏞度不能支乃盛服拱坐抗罵賊賊怒殺之清流爲建祠祀焉

高墨字景雲無錫人由國子生授漳州通判正統末流寇鄧茂七構亂會府使督餉賊欲掠其芻糧以刃脅之墨厲色罵曰汝等無狀上勞王

師下毒黎庶指日梟首於市敢肆猖狂殺汝父母耶賊怒殺之

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鄺野等及曹公鼐與侍學士張益扈從巡邊本月癸卯駕攻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風四塞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庚戌次雙寨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癸丑次白登振益驕恣強復挾令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鼐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先據南河次日虜僞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追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鼐及諸臣五十二員皆死之景帝聞之贈鼐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爲大理評事恩後歷官編修修撰尚寶卿英廟復辟加贈太傅改諡文忠又官其孫爲錦衣百戶

張益字士謙江寧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諡文僖正統十四年七月會虜警中人王振力主親征公與學士曹鼎從時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定襄伯郭登爲大同守將因駕將旋欲有所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公與鼎當由紫荆關以還公入奏既行營入紫荆才四十餘里忽折而東蓋竟從居庸也十三日駕至土木地無水又當虜衝明日欲發虜逼不敢動將士飢渴束手十五日虜使持書至以求和爲言召鼎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遂移營回旋之際行列已亂爭先奔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戈以擊我軍衆相蹈藉死虎賁近侍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而公與鼎俱沒陣中矣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大駕親征虜寇時扈蹕者百官有司咸備右副都御史鄧棨時領都察院事以行師次榆林公度不可遠出卽上章請以命大將而乞回鑾至宣府大同皆如之時內官王振專擅凡如公以言者悉矯制不允比諜知寇猖獗始班師至土木我軍將潰同行者語公

卷之十九

曰吾輩可自脫去公言鑒與失所我尚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於難時八月十五日明年三月贈資善大夫右都御史遣官諭祭官其子瑋爲大理右評事瑋痛不得公之遺體乃以所留平日爪髮並字跡以衣冠斂歸葬其鄉先墓之側公字孟廣建昌人

韓青字□□全椒人襲指揮使歷官都指揮同知正統十四年秋虜酋也先輩背逆天道憑陵中國太上皇帝親御萬乘逆擊塞外爲權奸所誤遂致蒙塵賊乘勝長驅履險隘如坦途今上皇帝詔凡邊關可通萬馬者悉以重臣守之紫荆關甚重推公往守而以副御史孫祥爲監軍公倉卒至關關寬敞多歧路守者素不爲備虜衆猝至乘虛而入不絕我軍至者才什之一衆寡不敵惶惑奔潰公揮旗招之得勁騎百餘諭以忠義當盡死報國衆聞之感泣公縱騎突出與賊交戰于升兒灣擊賊數輩已而賊悉衆來迎公每手劍之數被創復爲飛矢所中公屹然不動自午達申轉戰益力賊圍之數重欲招公降公大罵曰臊羯狗奴我輩忠義而降汝狗乎乃引刀自刎實正統十四年十月十有二日也

賊退之三日收公尸身無完膚顏面如生聞者莫不洒泣風紀近臣有  
交章言公戰死可憫乞加恩典者上命陞三級以其子承嗣幼弱命給  
廩優養於家

正統土木之變廣東海寇猖獗擁衆臨城主將張安旣失利而裨將都  
指揮王清力戰移日身被重創矢石如雨左右皆憚不敢近清億計窮  
爲其所執賊素畏清給以甘言推爲上將否則必誅清罵賊不絕聲又  
置之檻車不能死日令人誘之清終不聽唯求一死翌日就戮清曰汝  
輩繫我城下呼三司官臨視使知吾死所賊如其言至是遇害

正統己巳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實佐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  
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瑋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  
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權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信則□□□  
行不處家事而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旣次居庸時  
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爲權璫  
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言誓不獨入遂死之

羅如壙字本崇號竹峰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官行人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壙瀕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四人曰萬一不幸我必死以報國我死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儼編修陳先生某文以著吾不朽時劉警拒之曰何爲出此言也君笑曰死分也及敗績報至往問其家道臨別之言如出一口劉乃痛哭曰如壙必死無歸矣其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壙及刑部員外某相倡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俱以不虧臣節相勉期儼讀之竟痛哭曰如壙必死無歸矣其後同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是土木之役有棄義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壙其志素定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

宋欽蒼梧人正統擢湖廣參議十四年麓川川亂尙書王驥西征欽督餉不避艱險於辰沅清浪鎮遠山行乘騎又乘小舸艚往安江洪江皆

苗賊要害至盧溪被賊遮留欽率兵挽弓揚矢迎敵厲聲歷數其罪詞氣壯烈賊不敢逼歷官湖廣左布政使致政天順六年寇陷梧州城欽罵賊遇害

少保于肅愍公謙正統己巳之秋胡塵翳天皇輿播越於迤北戎馬蹂蹂於郊垌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擘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闕庭闕然而譚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陸掖留請立斃王毛二監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罪應族俟命行誅振黨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羣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虜患且熾公首正扈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略遏虜勤王二也嗣徐瑤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



議和後參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款金之愚計也公卽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厲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寧異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戢內釁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干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蠻西番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扼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蒼黃注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弈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勸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襲鄭人伐許之故智也事功以之成疑忌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錮公何以自解於英皇願九廟列聖享血食於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抑世

僉謂周儻非常貽罔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修謹士雖艱難與應猝  
變云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公之□尹公知其謀奔扣告變公  
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頃之南內出矣公神色不  
變徐徐整朝服入就班行得旨被逮又云公之旣殺也其夫人夢公謂  
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于皇帝  
矣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奉天門災英廟臨視見公于火光中隱隱閃  
閃時夫人方貶次山海關復夢公曰吾已見形于皇帝矣還汝目光未  
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後公家屬自戍所宥還養子康將以公柩歸葬徙  
倚東市見鬻畫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問之云出自盧太監家蓋  
盧永天順初亦以奸黨籍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云公當  
國時故潔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敝廬  
僅蔽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省幾二十  
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兩袖清風之詠浙人至今傳  
誦之由是以官論材品者尤重原本哉蓋未有侈於奉身而能致其身

未有急於殉世而能以身殉國者也視公可鏡已

陶成字孔思廣西鬱林州人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改鳳縣以薦擢大理評事拜浙江按察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此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僉憲有謀略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弭也公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儆備又於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岩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計略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一邑晏然而隣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尙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詎知又復遠遁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中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諫胡等環聽竦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察副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常僞以名降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者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得二黨前

後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甫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木柵其中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者公斷斷厲聲以諭衆誓不與此賊俱生旣而賊大至公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酉俄而城中火起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人聞之如喪其親戚諸郡縣遣人至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塑公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己田以爲經久計事聞朝廷遣官諭祭誥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參政配享越國公大海廟官其子魯新會縣丞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甲戌進士天順五年拜廣東僉事以平賊功陞本司副使下詔褒之委以邊務時新會告急吉將萬人行至大磴與賊遇戰破之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乃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箐而前畝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遁入後山爾等明日兩哨進據

卷之十九

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合擊之賊可盡擒也約黎明進兵是夜昏黑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後山賊多遺財物卒競取之賊遽擁衆馳下刺殺藩卒皆自營湧出賊從後追之遂奔潰吉勒馬揮刃大呼曰力戰無隕不可禁從吏廖振等勸吉姑避之吉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言未已賊衆持槍趨吉吉且罵且戰猶手斬一賊斷其臂力不能支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連日夜晦又八日始得吉尸面貌如生昇歸官吏士民哭者相屬事聞贈吉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諡忠襄錄其子科爲國子生科後亦舉進士官至按察司副使初吉之遇害也貧無以歸或以犒軍餘銀密付吉家僮爲道路費吉神降于僮妻亟呼曰夏憲長吾平生玉潔肯含垢地下哉悉索還之闔署駭觀謂其死無易節如此

梁致育字遂初高要人志行高潔以鄉薦歷建昌訓導六典文衡致仕家居天順二年流賊掠蓮塘致育年九十六且瞽被執賊令講書厲聲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爲此賊不忍害以竹輿昇之行致育知不免

語昇者曰至逕口深淵則白我遂投淵死賊驚嘆而去

葉禎字夢士號確齋高要人少有大志忠孝天植父喪廬墓由宣德乙卯鄉舉授潯州府同知歷慶遠府同知居官廉介毅然以民自任君世家廣東之高要所居鄉壤接廣右峒徭時時窮發爲鄉人害君已不平之迨官潯州又當羣蠻出入往來之衝熟知其地勢險易夷情向背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志及來宜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將因循怯懦而牧民之官又以責不在己不復動念慮民罹其毒已極思欲奮擊之莫爲伸率所轄州邑民餘無幾嘆曰宜民甚盛矣及今不爲後無可爲之時矣每與僚吏言之激烈泣下誓不與賊俱生聞者感動旣條郡中合行事宜建白于都憲公復與父老之有知慮者圖所以禦寇之方甚悉增括民之丁壯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民爭赴集無隱匿者君躬鞍馬服弓矢日號令訓練之諭以保衛鄉土之意莫不踴躍奮發思欲一戰峒首韋父強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將或跳梁城下無敢誰何者君君生擒之兼還所虜子女畜產之類自是賊雖稍戢而其徒

紐於常勝益憤耻互相糾結思必甘心於君而後已天順三年賊寇慶遠大圍旗山民告急守將若罔聞知君亟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軍容整甚非往昔比不戰自潰子女在虜而得生者千餘人君旣旋兵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君返旆與戰所殺略相當是日君之子公榮死焉君知賊不得意去必再來嚴爲之備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官將牛酒土物來謁君一不受諭之曰若等能爲我出力勦絕蠻寇卽以此爲犒賞之資土官亦欣然聽命越兩日賊合衆攻鷄刺等村報至君力請于哨守都督指揮黃越等曰民危矣我輩爲民父母不一援之忍乎時黃方與黃知府會飲學宮力止君行曰峒峯圍村寨此常事耳君譬喻再四繼之以泣二人者略不知省君怒拂衣上馬去乃號召民壯及二州之土民會西府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衆義其言咸感憤愿効死力遂分兵東西二路行行至途中柳青館前賊遂突出人頭山下橫衝我兵君麾衆與戰連數合我無救援賊衆益至賊物色得君所在攢矢刃向之君身被數鎗猶手刃一人衆寡不敵與從子官慶民壯疎用

和等三百人皆死之時天順己卯三月二十八日也是役也忌君者恐其功潛遣人泄機於賊故至於敗嶺南素無雪是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驚異遺下所虜人畜棄園去所活千餘人郡人聞君死老稚號呼循山谷遍求遺骸又明日乃得其首他處相與裹滌數日始殮神色不變寓楓城下手香燈爲文祭哭者相屬不絕忌者雖快君死中懷疑懼反以激變誣君帥府入其言民不勝憤相率叫號走千里外懇于都憲公事竟得白於是自總戎以下咸遣人祭賻乃檄沿江兵護其喪東歸迨褒贈命下巡按御史命宜人置屋祠之而東廣藩臬諸公亦皆詩以悼之云提督都御史葉盛疏上于朝制曰蘇緘擊智高於邕管偕子孫以捐軀馬暨搖海牙于靜江胥將士而殞命禎之節奚讓古人贈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宜民立祠祀之額曰忠義有義有嘉其中錄

寇莊敗深掌臺日有武臣曹欽者驕縱越法公率臺屬劾正之見忌滋甚旣而欽反先令人執公公罵不屈遂遇害實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



卷之十九

也事聞上悼惜不已追贈少保諡莊愍命下有司厚賻并給葬祭

吳瑾字廷璋西涼人祖永以功封永順伯父忠襲爵洪熙初以戚里恩封恭順侯正統己巳禦虜戰死封邠國公諡壯勇瑾襲爵天順辛巳逆賊曹欽謀爲不軌潛候七月早朝入內爲亂公於是夜一鼓聞之卽與其弟廣義伯琮與總兵懷寧伯孫鏗共詣長安門告變於是禁門不啓賊計遂窮舉火燒禁門公等率兵勦殺奮不顧身賊雖誅滅公已捐軀矣追封涼國公諡忠壯

毛忠字允誠蘭州人代父都督公寶領兵以功封伏羌伯諡武勇成化戊子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衆萬餘據石城砲架山流劫鄰近震驚關陝其山七峯陡峻前此官軍追勦每失至是公奉敕以行遂率甘涼兵馬與總督項公忠會行自十月初九日發哨期以軍至放砲掣軍舉烟次日至石城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軍馬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奪險敵後砲至賊大敗礮石滾木至以車輪磨石俱盡公與孫鏗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峰聞山上老弱皆號泣奔走功垂

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烟掣軍賊遂乘風盡收餘黨以死決戰公顧  
孫鎧曰勢急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鎧亦顧衆曰  
我君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破陣以進孤軍相持自己至酉陣凡  
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盡公遂中流矢鎧前翼救仍奮馬殺十  
餘賊賊執鎧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是月十一日也夜半風起  
折旗拔營帳中士卒皆聞甲馬聲幕下卒王寬夢公曰我必將滿四馬  
上活活擒來既覺驚愕御史鄧公本端隔帳聞之卽起焚香祝曰公果  
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爲具奏立廟祀公未幾滿賊就擒伏誅忠義所感  
天固有以相之耶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  
可嘉其與塋祭給麻布一百疋齋糧一百石造塋域明器錫以鉄券贈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伏羌侯諡武勇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伯爵

范琛字廷獻號東山宣城人貌魁梧性勇於義成化丁酉舉人除清江  
令改瑞金君至官數月閩廣賊作夜半殺門卒攻城突入時瑞民洶洶

竄伏左右有強光祿竟去者光祿怒髮上指挺然曰吾去土誰與守吾生平欲丈夫其行而學兒女子以自見於節義謂何遂從民兵數十人迎敵殺賊二十人有奇相持至于翌日賊少卻薄暮光祿力屈爲賊所得扶至宋卒舍所問庫藏所有光祿不爲屈絕口不言賊憤遂遇害時弘治乙丑歲正月二日也賊退得其屍溝中身被創者十六截者三指守臣上其狀天子哀之贈光祿寺少卿賜塋祭命有司立石廕其子爲國子生侍講崔桐作傳謂讀武宗實錄乙丑之寇臨江瑞州新淦永新諸郡被毒多矣而守令非無其人以身徇民者周副使憲范知縣二人耳琛小臣也而能伏節炳炳可尙也已使之當塗分閫緩急其可倚乎若夫菁莪之化琛奚負焉而景風之思志士將無所與乎范琛一作萬琛字廷器

王佐字汝弼□□人弘治乙卯山西鄉試初爲河南西平令時齊魯間盜起肆行劫掠遠近騷動君曰盜且至至不可無備築城浚池大修戰守具教民日習武已而延及河路聞西平有備不敢犯公嘗出道遇羣賊

欲辱之毅然持正不爲屈賊曰壯士舍之但取其馬而去久之勢益猖獗擁衆數萬奄至城下大呼曰納我館之出而子女發而金帛則可以免不然且屠邑君曰是尙可以爲邑哉是亦何以令爲哉乃誓士民晝夜嚴兵固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酋領躍馬出君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勝忿趣攻益急時官軍皆遁駐不敢爲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黨射君瞋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刃挺於頸抑之就跪君罵曰我天命官爾通誅逆賊恨不能斬汝有死而已膝不可屈遂殺而裂之事聞朝廷嘉其節義贈光祿寺少卿諭祭一壇廕孤爲國子生令有司治棺斂傳送還鄉恩至渥也方賊鋒之銳郡縣瓦解有棄城遠遁者有盛具供帳宴犒開門迎款者士氣不可振聞者大以爲憂君慮之甚熟矣先是遣室李攜其子歸家曰不可使先人無後則以義命自處分於必死不待城陷而後決也

蔣璣字天器弘治壬子鄉試授連城知縣璣始城連城而武平賊隆作亂鄰邑多被剽刦惟連城用城故全由是以智勇聞當道檄搗他賊日

有斬馘功益自奮厲深入爲賊所執不屈遂被害事聞贈汀州府同知  
蔭其子朝陽國子生

吳景字伯陽南陵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僉事時東遼流賊  
充斥鄢藍旣擒餘黨遁入川東時景守江津賊進逼援兵踰期不至賊  
遂益衆攻圍城陷景被執不屈死之事聞贈按察副使錄其子鎬宣州  
衛百戶

唐天恩字堯仁常熟人舉鄉貢知葉縣劇賊劉六劉七擁衆壓境天恩  
登城奮戰生擒百餘人戮之賊怒圍城援兵不至城破執之一門死者  
六人後贈光祿少卿蔭其子爲太學生

黃璉山西萬全縣人正德五年泰興主簿時流賊敗于狼山散入泰興  
璉率民共禦之擒其黨李南洋保秉勝追至大橋賊回顧曰此非若境  
矣璉不聽欲盡殲之賊殊死戰璉被十餘創死事聞贈官賜祭命有司  
建祠祀焉

梅本正德間任高郵判官時流賊入通州將西至本奉檄率士兵五百

戊泰與賊猝至守者暨所屬皆奔竄本曰領戍茲土死生以之可避患耶卽率兵出戰以衆寡不敵死之事聞追贈大夫廕一子入監

區瑞順德人初爲諸生負節使氣學官銜之言於督學黜爲吏常爲德與典史捕挑源賊有功已奉檄城萬年賊突至被獲欲降之瑞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豈從賊耶遂被害事聞錄其子並祀

孫璽字廷信代州人嘗令扶風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儒扶風知縣孫璽毅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君旣至略陽將下令順耻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相地勢募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所坐杌曰敢言亡者如杌乃盡出城中弓矢刃令士賈輿隸人持之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氈披之障矢甲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門曰簿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

卷之十九

門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室蕩爾蓄爾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子扇傳命斷者刑舟人違令發箠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賊衆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案趨城下礮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入執扶風君罵賊賊亦嚙殺之七月十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度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啓視之多髯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辨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廕子紹卿爲國子生崔公銑曰嗚呼順非宿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忮心慘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辨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薊盜中域桃源盜寇江西虜數入邊值世久平

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聚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知爲令段豸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爲錦衣百戶世襲已而予所聞上蔡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眞丈夫哉

周憲字□□安陸州人□□□□進士歷官江西副使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先是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來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卻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牆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墮崖死敗兵先昇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裊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猾諸山賊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卽檄君剿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軍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鷄公嶺



卷之十九

殉難

三十

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謀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他兵實觀望不進而君獨與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

李情字宗善靈寶人弘治癸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避寵戚擢湖廣按察僉事改山西風裁益著逆瑾摘其小失謫驛丞瑾誅復僉事陞江西副使正德八年情以兵備守萬年初賊黨胡念二等陽從上撫實懷異志雖設縣分司以羈縻之而賊視官司若無所有吏胥又多賊黨以故司府動息必聞是年八月提督軍務總兵李鉞卒於師念二等乘夜縱火焚燒公廨宇殆盡遂殺情及饒州府照磨馬驄吏卒死者甚多上聞震怒命右都督劉輝代鉞帥所部兵勦之明年盜平情贈江西按察使錄子一人爲國子生驄尉氏人以公役至萬年故遇難云

段豸錦衣衛籍進士博涉強記議論英發初授河南府推官陞給事中改御史左遷聚強縣知縣正德間流賊猖獗聚強當眞定河南之衝土廣而夷城舊且圯豸憂之乃規畫爲必守計築城浚池修葺樓櫓選丁

壯除戎器設邏卒措置甫定賊陷薊州涉河薄城下彡親援桴鼓誓衆矢忠人人自奮矢石俱下一日間賊凡三進三卻爲彡衆所殺者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怒攻圍益急裨將宋振師軍數千營縣東十里彡求援不進閱三日城陷彡身中數矢一鎗瞋目罵賊不屈而死事聞贈太僕寺卿廕其子崇文爲錦衣衛百戶命有司立祠以祀

馮禎舒城人由綏德衛軍累功至指揮僉事正德七年三月以追賊死河南賊自西平之敗由上蔡商水走巡撫都御史鄧璋等徃於一勝過汝寧朝王宴飲連日賊得招集散亡勢復猖獗攻鄢陵西華長葛新鄭汜水鞏等縣所過殘害遂至河南府圍城三日諸軍始追及之無復部伍賊乘我軍飢罷率衆迎戰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禎及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方列陣而參將姚信所部京軍馳越禎前失利先遁賊見陣亂麾衆突至禎下馬力戰死焉先是寅鑑之變禎及協守孫隆等馳奏告變事平陞署都指揮同知比以勦賊徵至河間忽與賊遇督所部鏖戰下令毋顧首級毋貪所遺輜重追奔數十里遂大勝斬獲數百人尋

論功陞都督僉事是役也特以後援勿繼遂遇害明年是日禎死所風以大作又明年是日亦如之洛人乃往伊府奏聞勅祠洛濱每年以是日致祭禎忠勇過人蓋一時明將也

初閹瑾竊柄天下洵洵靡寧於是大盜乘之煽衆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烟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棄城走者踵接上蔡縣霍侯名恩故武胤知兵乃增陴濬隍繕甲寶度申令嚴約慎選謹謀泣而誓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焉死霍侯曰築臺衙門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狗于師曰吾不盡殲諸狗奴决不共戴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入死侯之被執也詬罵曠瞪怒髮上指羣酋愕顧失色氣爲之惛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插諸口脅之侯啐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

少卿贈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祀賜額返機營葬樹石表闕以其長子汝遇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

宋以方字義卿號西溪安江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瑞州知州瑞古靖也公始下第嘗泊舟鄱陽湖口夜夢一吏持檄授曰帝命汝守靖州應曰吾鄉土也涉嫌請辭吏去復來曰非命汝作靖州守命汝靖州作城隍也寤不可解者二十年至是閱郡沿革志乃始知爲靖州而城隍之說初不可曉占者謂瑞無城也蓋帝使汝爲創之以保障茲土也時庶人宸濠已弗靖誘引華林逋寇匿之西山夜肆劫掠公每捕之抵於法旣廉得反狀恐一旦有變郡無城可恃乃以贖金萬餘兩創甃之崇廣完密儲粟數千石度可爲戰守計瑞始設民兵僅千人乃復益以募兵三千人日爲訓練以及可使申嚴保伍之法以潛奪竊發之魄凡濠有事於瑞而厲民者一切峻拒之先是濠以法中人當道檄南昌推官會按其事公爲平反按者數譏以禍福斥曰吾肯殺人以媚人邪益見忤於濠十四年恭令撫鎮劾公稽命怠事聽就逮問憲檄屢到知不可已

乃行郡之父老遮道留曰寧藩固將以是阱公公柰何舍我去乎曰君命也安敢不往封疆之臣死於封疆吾之自許久矣遂拂衣而往至中途召屬吏手書云云與之若訣焉比至省時六月十三日也遂下南昌獄明日濠突稱兵反兵入南昌破獄執之械繫隨行呵令從反應曰吾有死爾制之益固舟至鄱陽湖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奮罵投水而死年四十四或曰城隍之夢至是破矣其孤崇學崇簡聞難奔赴沿江號血求遺骸不得乃斂衣冠齒髮以歸瑞人胡參議謂公忠烈不可以無表見請於巡按浙江道御史唐鳳儀上其事行江西覈實已而舟師來者言死事甚悉而瑞之郡縣兩學諸生復相繼以爲言湖廣分守參議王公特立木主送附鶴山魏了翁祠瑞亦奉祠名宦之列嘉靖五年崇學等具疏叩闕下禮官明年巡撫湖廣都御史黃公亦移文江西會題而巡撫都御史陳公特爲上章請錄遺忠吏部侍郎孟公具題贈公光祿寺卿仍廕子入監讀書賜祠額立祠江西歲時致祭典

孫忠烈公燧餘姚人字德成爲人沉毅有大略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

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仗節死人至今壯之宸濠者驚害多智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旨乃爲妄妖言詔諛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錄此乃爲反謀焉濠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賓王春皆阿濠畫計曰大王卽欲有所爲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上指幸許卽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爲矯詔復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爲謀反滋甚而士賓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略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爲妄言詔諛濠濠大喜日夜集吉士賓春養正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命及勇力材藝之子各數千人爲衣食區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爲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爲江西副使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卽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觸衆憤不便乃復開館延士爲講聖人之學明己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

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  
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覩濠奸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卽濠發奈  
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達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卽又喜而令許公陰圖  
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  
僻治遠者爲奏立縣以便約束於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  
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咸爲己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  
孫公必有奏乃置人要路密詰之繇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略曰  
夫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至富至貴矣乃今所爲臣甚惑之府中使齎  
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  
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於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  
守太監畢眞繇江西之徙潮江也濠厚贍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眞  
首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贍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具  
論今論踪跡可疑慮者其後孫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令  
兵局徙兵器於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正德己卯言官言濠不

軌也上遣重臣欲往奪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卽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迨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宴濠乃伏賊兵於殿內諸司拜未畢濠奮臂高足立露臺呼曰方今天子巡幸在外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於是孫公抗聲對曰既有詔請出詔令衆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豈有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漸滅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即僞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僞授軍師令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橫峰招兵道出進賢城進賢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下濠甚憂焉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行



部道聞變乃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赴義於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爲之也于是吉安太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主於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人留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吾安適歸矣於是泣下官兵遇濠於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於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女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皆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謫配居無何而毅皇帝棄羣臣不及錄孫公今天子卽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烈詔江西爲立祠賜額曰旌忠與許公並祀之廕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

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燦燦若日見者譁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顏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爲鬼神不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廨舍得古鏡于深溝中皆刻二十有四字其文曰光運忠挾日月心感天揚顯忠獨難塞天下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世傳弘治壬子潮之文場中夜旣半場中人見東西立巨人二一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公發其奸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

正德乙卯六月十四日宸濠反因各官入謝生辰宴禮濠陰令諸兵伏裹刃匿幕中濠出立露臺曰太后有密旨請我監國孫忠烈公燧時爲巡撫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卻入殿中易戎服以出

幕中兵皆出露刃環立大呼罵公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曰朝廷何負於汝汝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達厲聲覆辨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何得若此濠又問達何言達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怒喝武士縛曳公及達出惠民門外斬之達顧公曰蚤聽吾言當不至此蓋達嘗勸公謀欲先發後聞也既就縛後大罵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罵不絕口挺立就誅日方烈忽陰墮黯然濠復竿二首於通衢者三日江西人痛其忠烈殮二人屍供奉佛寺中時諸守臣皆就縛繫獄戶部主事馬思聰不食三日死參政黃宏以索寔其項亦死達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志如此故知

馬思聰字懋聞弘治乙丑進士初授象山令歷官南京戶部主事奉簡書爲主粟使者之江西時逆濠反稍有端矣思聰行署在安仁邑去濠邸可三百里會濠有千秋節故事凡以王事至者並入賀思聰將行客有語之曰濠且爲吳王濞矣請敬裁一啓託道遠爲辭慎勿入便思聰

曰吾非爲入賀計欲伺其動定亟以反狀聞亦一羽翼也至湖口有省城出者復語之曰會城人情洶洶爭爲引避君胡自投虎吻耶幸艤舟觀變此上策也願毋再計思聰答如前乃趣入濠於千秋節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謝宴乃伏兵於府內謝未畢濠大呼問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吾欲舉大事若等云何孫許力批擣度難奪乃罵不絕口濠遂曳二人於惠民門外害之而以思聰爲部郎不能麾召虎符心頗易之因下之獄更六日與參議黃宏先後死天子嘉四人忠詔江西立廟並祀賜額曰旌忠云武進薛應旂嘗著憲章集載思聰與黃宏爲逆濠幽獄中不食而死蓋詳其所載死狀非爲橐籥無具故也往直指使者虞守愚嘗建忠節坊於通衢以表其烈燬於火今使者孫錄檄郡復建於故址錄都御史忠烈公燧孫也思聰子明衡字子萃正德甲戌進士由太常博士入爲監察御史立臺纔十日卽抗疏請昭聖皇太后壽日賀儀疏甚懇至因繫獄解籍其世節如此

黃宏鄞人家六合弘治壬戌進士轉江西參議九江盜起凌閔之黨甚

熾聞宏至往走西山實據寧濠上世之墓莫敢兵也宏襲之夜遁擒其  
孥明年濠舉其兵率羣盜以叛先陳壽宴兩院三司畢至明日期往謝  
首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一時迫脅者多得釋宏不服以手械  
向柱斃項而死暴其屍數日逆黨劉養正請治喪具棺后濠誅贈宏太  
常少卿祀於忠烈祠

郁采字亮之山陰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性剛直不屑附阿左  
遷裕州同知黠寇趙鏐劉惠糾合諸飢民僭號橫行所過郡邑十七屠  
破守令率賂金繒免死或開門以迎之裕守恃此不備君身倡裕人繕  
城以待是月朔寇至守欲去君曰毋爲民望乃率士登陴矢石四下寇  
避之而營君遣人潛俘其醜手劍之且泣謂裕人曰采已分與城存亡  
若等毋負國耳裕人感泣奮禦寇吞聲去君料寇當再至滋練兵厚備  
令人載妻孥往依唐府儀賓莊士俊曰脫賊再至采必死所可托妻子  
以毋重傷吾母心者賓相君耳莊館其妻女於母所二十有四日寇三  
萬謀呼至守又欲去君曰無恐西南城塹河也寇難逼屬公東北城塹

平淺易破有采在時有知必死者曰母在奈何死君曰止曾是偷生以爲孝乎及被圍知君必死者又曰母在奈何死君曰止汝焉知吾友蕭鳴鳳知之蕭值此肯走如蕭走采必笑之矣寇攻東郭不克攻西郭守開西門去賊乘之君釋東救西至城隍祠賊獲君刃君罵賊賊裂君口君罵至死以事聞詔贈君光祿寺少卿令一子入監君無子子其弟東之子子狎君極將發莊士俊完君妻女以歸山陰唐王大書忠節畀之

汪憲副一忠字正叔爲江西副使海寇起越吳閩廣間日暮且及正叔練土著兵備之會廣賊劫掠部中遂議出兵或謂我兵未合顧少須臾也正叔慨然曰賊烏合耳我兵法令賊益張至不可撲今斂衆自固計得矣如民何吾不忍乃督兵戰賊覘知兵少不習戰以其衆至不可支中軍請左次正叔斥之曰食國之祿而不死其難豈忠臣乎乃躬自格鬪矢中一賊一賊前拔刀斬之以死遂遇害妻宜人程氏聞正叔死自投於井家人援之出不食者數日或曰人喪不待非禮也乃強聽食喪

歸六日不食以死事聞詔贈公光祿寺卿諡忠愍廕子居敬爲錦衣衛百戶程氏贈淑人並賜祭葬立祠

時植字良材進許人父傑知州大父泰布政使植儀觀瓌偉少以志節自負僉事賈定器其才以女妻之顧數試不第入粟補國子生居常感激欲奮拔樹功名以見於世正德六年春授四川梁山主簿潔身惠民聲稱籍籍時蜀寇方四北略漢中東窺鄖襄西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饋饟數加獎諭會知縣闕且偵賊出沒鄰境遣植還至則增陴浚隍廣儲堆募勇敢泣盟于戎曰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賊乃敢厲民違天天必厭之禍吾儕協心共濟懷貳者斬以徇人皆震駭用命十一月二十八日賊薄境植先伏銳卒於多喜山扼險要自營于蟠龍溪犄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累石起戰樓於城上躬擐甲胄指使戰守屹爲保障遣使請兵於俊賊騎旁午于道不能達方四南攻忠州憤敗于梁也退合陳二兵復北寇十二月二十六日趨城下植繫印于肘誓與

存亡率衆死守梁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而南則義官曾明守之方寇進攻植命礮弩交下遂少卻抵暮寇營于石馬山越四日南城樓墮墮圯曾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憑圯墉率諸吏卒固守又二日方寇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墉力戰殺數百賊喋血被道陳寇繼進悉衆合圍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執置寵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於人手欲手刃之賊遽抱子奪刃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端于京師喋郎本恕于襄陽乎汝猶敢爾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及其位灼何畏耶方寇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願印在肘奪弗與因并斫其首以死時年四十有七方寇以子界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賈氏在官廨聞植旣執經于別室賊至縱火大劫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就焚後方寇入城令所部



卷之十九

敢有殺主簿家族者斬卒具實告寇嗟嘆久之仍令撲其火而所經室  
歸然獨存越三日援軍始至植姪孫永壽始來解賈氏訪求植屍初賊  
退醫秦覃購得之容色不變昇至廨所同殮焉歲壬申正月二日也老  
姬負子道遇其母偕至覃所乃館殺于家事已巡按御史王綸疏聞詔  
日時植贈知縣賈氏貞烈可嘉女赴火死俱旌表仍廕子寵入監所在  
給舟送歸葬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孫鏗山東莒州人嘗爲掾曹需選銓部未逮例得還里省祭爲人負氣  
不羈習於騎射有四方志挾貲商吳越間吳越人未知奇也嘉靖甲寅  
倭寇騷掠東南民罹荼毒松郡瀕海爲甚當事者思廣召募議攻守而  
鏗倡義來謁具道所以願戮力殲寇及輸己貲助兵餉爲奇節狀郡侯  
方公嘉其志而見之於布政翁公太立公試之藝驟張超乘趨捷異倫  
所佩雙刀衆莫能舉運若飛翼公曰壯士親酌飲之會謀者告急卽以  
鏗往時官兵方陳而兵憲任公環素志忠勇先登爲賊所窘鏗望見疾  
呼馳冒賊圍脫任於難由是名籍籍聞吳中矣鏗又自使人還莒括其

家遍募嘗所推結里中兒爲己附率響應郡人恃以無恐而鏜氣亦倍有輕敵心居無何賊黨從郭西燒民廬舟渡御許鏜奮袂起曰是可蹙而擒也卽前以數輩從馬逸突出賊後逆戰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及石湖橋半渡遇有伏摧墮之鏜雅不習溺拍水抵岸而賊艘四集矛刺其腹矣遂死死之日年三十四後軍與其尸歸有司以禮收之道路歎歎多泣下者

張世忠字顯甫山海人嘉靖丙午中武舉會試戊子襲職加二級援署指揮僉事嘗爲偏頭參將歲壬寅北虜入犯駐大營於平遙介休間四掠人畜自六月丁酉至七月庚午始去上出賞格擒斬俺答青台吉朝漢及叛人高懷志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翟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統攝觀望不肯戰縱盜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我牛羊衣襪男女施還就大營結陣且歸人咸不樂此世忠聞奮然曰正報國之秋也亟赴之虜寇太原矣世忠所部軍士

先期選策應止存千餘而統之與參將劉維琥大同副總兵段堂參將何堂遊擊張文懿從寧武關合營追賊敵血誓相救援乃結隊自侯林西行追至祁縣六支村西遇虜衆督率力戰虜見其軍士壯戰又力呼騎三千餘合圍四將縮閉營世忠督戰益力賊亦窘會火矢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諸將背盟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督短兵血戰自己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躡我營馬爲射死世忠頭中二矢又騎牆獨射被穿一箭而死家五人往救張臣及百戶張宣俱卽死而士馬亡過半矣嘉靖壬寅七月九日也上嗟嘆曰醜虜猖獗世忠孤軍奮勇死戰殞身報國忠義可尙先贈右都督賞銀百五十兩宣及臣各四十兩爲棺斂資兵部議奏與世忠同死鋒鏑士先給家屬五兩爲棺斂資以後不分主客官兵但陣亡者如之庶死者如生生者效死制可且曰世忠忠蓋非常并宣臣卹典亟議之山西撫臣劉臬按臣童漢臣請重獎卹順天撫臣侯倫稱世忠原籍山海衛人自陞參將路出遵化臣見貌不及衆人初不以禮待及與之坐凜然有忠義

氣今果死節其死非偶然也山西爲死事之所山海乃生長之鄉宜俱建一祠以酬其忠兵部議如之請祭六壇工部量與營葬其子孫典雖陞級而身橫罹鋒鏑其情狀尤可憫議與祭一壇以後不分主客兵但陣亡者如之庶足慰九泉忠魂作三軍勇氣制可賜祭葬用一品禮諡忠愍祠額曰勸義而宣臣及軍士如議爲例

王邦直字國寧磁州人父潺府谷知縣邦直生駢脇有神力人稱王千斤云弱冠補州學生業已食廩矣而非所願也乃學騎射窮韜略有求試請纓頸繫單于之志日環甲令左右奉弓刀侍其父見而異之久之潺自府谷遣歸遇虜于道發一矢不中中石石爲之泐虜取矢視如枉駭焉遂不敢近嘉靖二十一年邊警頗急詔舉才勇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於朝命詣大同贊義總督侍郎翁萬達與語甚驩乃延入幕府以國士遇之解衣授食分坐談邊邦直亦願以肝膽相歸而益以義氣自負也再踰年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鶉鵠峪萬達使邦直同參將張鳳率義兵五

百人出塞外覘視抵鵲鵠峪窺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蹙而擊之無  
子遺者復見山下賊百餘奔焉邦直與鳳謀可悉取殲之從者曰千斤  
將軍功奇矣可勿逞竟飛騎以往踰谷口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  
三萬餘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激衆奮勇以矢石橫擊而身自引弓射殺  
賊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七日夜邦直斬虜千餘級會天雨雪矢食俱盡  
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邦直潰圍而出檢義兵  
從者惟王國順一人耳邦直嘆曰吾與汝等本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  
不意衆寡不敵損亡殆盡且鳳旣亡而吾獨存耻也異日何顏面以見  
軍門耶遂策馬復入賊營力竭被害虜固壯邦直環其尸相視嚙指翌  
日遂引退我軍輿尸而歸旣而有自虜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是  
役死傷不勝紀自此虜數年不復敢犯亦懲艾之故初邦直之死也諸  
鎮士吏知與不知皆爲盡哀萬達親爲文祭之已乃上疏請錄恤又擬  
張世忠故事乞諡表庸官爲立祠與張鳳並祀而以李尙倫等八人附  
焉詔從之贈鳳總兵官邦直都指揮僉事各廕子世襲正千戶

柳之文普安衛人有勇略官至守備嘉靖二十七年銅苗弗靖撫按檄領兵討賊賊卒至衆皆驚潰文仗劍曰彼獨非命何乃畏之敢有先逃者斬後賊大至文手刃數賊四無援兵竟亡於陣未幾賊首龍許保就擒鞫之賊曰石參將不要錢柳守備不怕死吾是以就擒耳

嘉靖三十一年虜抱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謨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蔭子千戶

王佚字德威東陽人嘉靖庚戌進士會胡騎薄京師公盛氣白大司馬願提三尺從行間擊虜都人土壯之壬子拜常熟令邑海壩大豪多薨亡命作姦監司檄收之公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麇驚招之便亡何諸大豪躡踵至公盡貫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公謂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卽爾刑以有緩急也尙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公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時食命工厲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故

無城公請監司城之甫興役寇犯福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公擁衆壁  
哥誓以死禦會邑簿李君宗昭有蒼頭安者倖遇賊挾毒弩殪三人賊  
喘恐宵遁公乃親執仗行築凡三月而城成明年甲寅夏孟月賊由故  
道入薄城北矢礮交下賊稍稍去公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  
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公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  
復入三丈浦大掠公馳羽書乞援備兵任公環統苗卒應公駐浦七日  
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棋決之繇曰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  
福無倫是夜公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公請比戰  
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勦寇功輒  
以三丈浦爲冠自是公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卽犯成擒矣明年乙卯秩  
三載當上計時方急公公乃止夏五月賊掠旁邑方舟從吳門向尚湖  
還海上公案劍起曰藪虜乃尙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揚揚去時參  
藩錢公泮者素善射初寇至從公登陴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錢從  
史公盡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艇數十追躡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

夾岸攻我時獨耆長數人從公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闢死公奮擊及寧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刃刺公腹中矣錢亦鬪而死時公年四十二監司列其狀聞于上上重死事詔贈太僕寺卿製文遣祭賜長子汝佑錦衣百戶世勿絕

錢錚字鳴叔□□陵衛人嘉靖庚戌進士壬子拜江陰令錚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錚度浙直唇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癸丑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甲寅四月賊掠江陰錚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却之賊不敢逼城退營於定山會歲侵江陰羣盜亦起錚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乙卯春賊首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陽鎮已賊艘在三丈浦者爲參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錚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石錚被創猶鬪賊遂遁去錚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陣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傷略相當乃更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



蔡港入偏城鐔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度大橋明日攻城  
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燄蔽天鐔從城上望之噉  
指誓曰剪屠烈矣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背城決死戰時狼兵與  
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鐔素折之至是乘其薄城故望風潰走  
鐔自督其所從卒墜馬復躍而上賊戟之下死焉時六月十三日明日  
縣人求鐔屍雜莽間不得識其印囊於肘者輿之歸緝其殊始成殮巡  
按御史周如斗上其事於朝詔贈鐔光祿少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立  
祠江上歲以春秋祀鐔死年三十一妻趙氏先鐔死二日生一男子於  
家歲餘亦死鐔無子以弟鐵襲錦衣百戶

宗禮字周道號清渠常熟人襲應天衛副千戶歷官都督同知謚忠壯  
嘉靖丙辰爲遊擊在軍門聽調時有倭難正月抵松江黃浦聞制府命  
止營禦新場賊約千五六百人漳湖寧紹爲賊羽翼者若干人入倭爲  
鄉導者不下三千餘人皆兇狡而被虜供其使令者又二千餘人於是  
新塲百里間皆賊藪航航虎視公數奮兵過浦挑戰有金娘子橋入師

莊下沙處諸賊先後被創堅守不敢出至三月二十三日探柘林新城堡新倭二百餘登岸縱掠公提兵掩擊賊奔潰次日追至劉津村又新倭二千餘擁衆來公復提兵掩擊賊又潰奔會新場舊賊與新至者合猝與我兵遇分騎兵百爲兩翼用箭圍射當獲十數人又次日乘勝攻破新場賊巢賊大懼慟倉皇奔新船遜去旋奪回被虜婦女六百餘口而新場諸穴悉平前是以南人柔脆不任戰倭益張公屢剴之聞者相顧愕眙以爲神四月總督胡公檄公隨賊所向追勦之連有吳江嘉興之勝十九日兵至崇德縣探倭至皂林勢且犯杭公兵邁往皂林迤西石橋止營禦之二十三日倭萬餘夾河戰公統兵不滿九百人自寅至辰多所殺傷賊敗去頃之復來戰自辰至巳又自午至申賊番休又攻三戰三捷死傷無算軍大振賊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石橋前鋒中賊砲橋失守公被重傷猶裹創奮臂戰徒以九百當萬人衆寡遠不敵兼盡日乏食軍無後救者公力竭仰天疾呼曰死當滅賊以報國遂遇害乃是日之暮也總督聞其事於朝肅宗皇帝亟下詔褒之贈都督同

知廕一子世襲指揮僉事予祭六壇謚曰忠壯建祠皂林額曰褒忠命有司以時饗焉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

錢泮字鳴教號雲江常熟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江西參政自倭夷爲三吳患者數年鹵掠燒劫多所殺傷兵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公時以江西參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鉞曰寇旣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也乃日與商略爲備禦計練兵飭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卽與乘城捍禦悉衆急擊連弩繼發寇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指讓港公謂王公曰此可邀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鳥獸散衆寡不敵公自被數創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是乙卯五月二十有四日也事聞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其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在備池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不發一矢而公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

義烈也哉

石繼芳字克白號岱宇益都人嘉靖己卯舉人初授猗氏教諭擢桐城令歷陝西副使監寧夏軍時拜者降虜也積功至副總兵招故部落數千人勢橫甚故中丞及監司折節禮下之不敢問公與中丞黨公計曰是狡胡有輕中國心急亦反緩亦反反遲禍乃大乃稍節收其權以法裁之公請增牙兵備非常事未集而時氏反公至死無所屈撓聞者哀而壯之

謝君錫海陽人嘉靖丙辰爲福安司訓不妄言笑不苟取予己未守西門拒倭二日流矢貫面猶強忍不退俄城陷還學著公服觸死文廟事聞當道褒嘉

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察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園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二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亦陣沒事聞贈官廕子有司祠祀

嘉靖四十二年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圯士卒物故總兵楊照智勇廉潔在邊虜不敢犯後爲邊儲郎所傾帝以巡撫吉澄薦命爲總兵照湟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誓以死報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賚有加

宋鰲光化人以貢任建平縣丞倭奴入寇當道檄鰲禦之倭奴敗走鰲追至上海倭奴勢復合鰲入上海城城陷鰲力戰死之都御史蔡克廉自爲文致祭後有旨恤死事者優其子之表爲恩例散官

奚世亮字汝寅黃岡人進士歷官郎中謫福建延平府同知先是興化缺守倭寇猖獗凡委署興篆者輒計避之亮性質直喜任事至延未久卽奉檄往寇薄城下亮帥士卒登城堅守城陷與士卒同死之事聞世廟賜祭葬贈參議廕一子入監讀書

蕭承命字性甫清江人由臬司掾嘉靖四十四年任廣東東莞縣典史方五月惠寇流劫村落會迫城承命督兵拒敵直抵七都山下矢刃血戰賊多兵寡與百戶王誅死之月餘始得殮其骨以歸旅櫬蕭然軍門

吳都御史義而憫之上其事

黃公釗字珍夫長溪人以舉人爲温州府同知肅皇帝時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而溫最其要害地公來丞其郡三年矣而始聞難則日夜矢其職繕城郭清戎伍修戰船溫之吏民卒不中倭而公有憂色曰賊耽吾溫奈何烏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卽死死職耳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吾腹有丹者寸在蓋嘗書其語楣間以識云又三年倭一舉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之人或謂公嬰城易守耳毋輕當大敵公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兵分而三公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軍疊石一軍軍鐵塲以爲公後公出誓其衆且觴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譙以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公弩繁弱而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掩疊石一從下流搗鐵塲其帥皆棄其軍以走賊合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

戰久之短兵接顧麾下稍盡有挽公以逃者公劍斷其指曰去之此吾殉節地也賊挺戟前得公坐公榕樹下而脅之降公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公歸大夫予我千金公謾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曹庸狗日暮裂磔死何以金爲賊怒裸公而寸斬之公罵不絕口時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事聞天子超贈官參議錄一子太學生專祠祀公

李允簡字可大融縣人嘉靖□□廣西鄉舉歷官思州知府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哨兵突入城殺掠君若巷戰不勝與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卒許之以爲常君謂天子命吏爲賊劫質是孰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塞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浪街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流鎮寧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則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榘諭於家賜葬

張僉憲澤在雲南日改巡武定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夷其凡爲酋長卒而無子其婦護印蓋其俗也繼祖謀奪印治兵攻其嫂遂拒命中丞直指使議討之公曰小醜而動大衆不武以夷攻夷不得其死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旬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公監夷軍五百前發公歎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毅然往誓師忠義奮發衆皆感動一戰而勝賊走險部將哈囉銀曰險恐有伏搜不得追及戰復勝賊疾走渡河銀升高無所見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分兵爲四哨約並濟自當一哨麾其衆前半渡伏起截流而鼓三哨不及援兵潰賊以夷語調熟夷得公狀執之公居賊寨衣冠危坐時讓以大義賊皆俛首稱張爹烈士踰半月督臣調大兵討賊兵四集賊置酒獻千金爲壽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公叱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賊寧爲賊作說客耶



賊曰不書則刃之公又叱曰死則死耳刃何怵焉賊乃使輕騎送公還而拘留其侍衛惟百夫長朝輪一僮張時周從行至山谷有鐵騎草聚中躍出公遂遇害輪時周皆死三日賊歸公屍面色如生督臣攻益急踰月誅繼祖賊平公視驛還一子斯盛廕入監今後府經歷萬曆中公進階奉政大夫

胡守約字元博合州人初以鄉科知蠡縣遇巨寇攻城堅守旬日不下後力窮寇入仍率兵大戰面被重傷手中多箭瘡口傷鎗腸出幾死醫藥百計不能濟少延殘喘一日忽見神醫手攜小童帖服於瘡口遂甦乃言當待茶家人以爲亂命仍哭不止元博云吾已生矣何以哭爲踰三日即愈士民驚訝謠頌入京當道力薦得免破城之罪左邊合肥歷知沛縣因忤權官落職歸退隱別墅六年一夕燈花凝結似人騎馬之象是夕即夢題詩一律內一聯云腸出不收三日死官休仍取萬年香次早即聞行取檄到州內錄南北科道交章保舉詞多與夢題符合到京陞山東泰安州郡守遷太原致仕

殷大司成邁督學浙江日有夫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寔公

正統八年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內官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惟劉公球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遂大怒曰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掘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歸葬小校失其姓名本盧氏人與耿公九疇爲鄉鄰耿素愛其少年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黃不類惜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校吐實且曰順先一

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爲忠臣是某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自己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嘗言之高語永豐鍾恭愍子知縣啓啓以語鄒東廓先生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弔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祕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羅念庵公先公行人如壻嘗手記其事

曹景字某定菴公之兄也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淳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橐枵然矣公怒甚往訟於北部郎郎追妓至痛榜之妓怨反訟公以是罷不叙英廟復位有白公冤者公名偶同皇帝年號又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公者誣焉上聞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貲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

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隸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伏至冬朝識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稱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汪忠愍公一中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殉國家報知遇耳侯羸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矣無何公出爲江西按察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箸起立曰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五狗軍中旦日陣如前公從軍中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亡關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鬪諜者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亡能以一矢相加遺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師坐次

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亡死鼓將死綏業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刃一人死公脰脇中鎗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哲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訃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宜未卽知脫自太學來奔宜未卽至母第自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爲然乃殮食喪至歛淑人絕口不納水漿所親率以大宜人春秋高請孽子未立爲淑人請淑人目適子曰嘻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這死而父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率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廕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諡視周節愍同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徇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

楊繼盛妻張氏疏曰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

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誦旋因鸞敗首賜漸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腎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濡汙日夜籠籬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冲和葆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銜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沈鍊妻張氏疏曰臣夫沈鍊叨中嘉靖二十一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續蒙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鍊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蒙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鍊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焚焚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鍊疊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竊覩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母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天恩萬代銜結圖報無窮矣

前言

往行

趙烈士逸其名嘉靖壬子倭夷劫海上所至戎士鼠竄公私狼顧莫有死綏纓賊者賊狂勝益深遂燒黃巖轉掠不復制東鄙趙氏居水坑者世家也賊以巨艦一夕奄至其聚趙之女士或執或逃賊既輦其貲方整居放兵四劫凡趙氏豪傑素稱驍健者皆走匿喙息草間無敢出氣天不滅趙氏烈士蹶興聞難則避其妻子他所己乃大呼持挺出擊連仆數賊顧呼其子弟曰勿走賊易與耳又前更擊遂突入其陣意氣彌厲賊走且強盡釋繫累委鹵獲道上以弭追者後援不繼一賊出於厠縱君以矛傷腋悶絕然賊亦破胆迸逸趙子弟緣君而奮者五人相與尾擊乘勝逐賊及舟乃還是日也斬獲首虜三戒扶傷而歸死者無算子女之俘取之賊手課義酬勳君爲最焉君旣興歸其家猶呼其左右也曰賊可擊也蓋掖我以促賊復起行數十百步距躍高岸困頓乃還且死外家人環而哭之君張目曰勿哭人百年會有一死吾今者脫嬰



孺於屠剝免婦女於慘辱不饑先世之字不隕家聲吾則有以死矣語  
卒乃絕侯一元曰君家徒四壁非有錢財顧惜也平生言訥訥不出口  
非賈勇者也又非素學問習聞仁義舍生也其敢決輕死蓋天性然不  
以借客探丸而以捍宗斯狼暉所以爲君子也